

I 通向友人之路

1946 年

我们寻找该在哪儿安家。

河 畔

昨天从一清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仿佛冬季突然冲到人间，破坏了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温和天气的平静交替。但中午阳光灿烂，一切都静下来了。

经过严寒，晚上空气、阳光又好似冰川上的夏天。

早晨，树木在阳光下披了一身豪华的霜花，这样过了约摸两个小时，后来霜花消失，太阳躲了起来；白天一整天静悄悄的，仿佛陷入沉思，树上融雪在往下滴水；傍晚，月色朦胧，清香阵阵。

光彩夺目的一天

昨天阳光灿烂，令人目眩！宛如来了一位“光艳照人”的美人儿。我们都屏息静气，仿佛变得十分渺小，眯缝起眼睛，望着自己脚下。只是在谷地里、树阴里，才敢抬起眼来看看淡蓝色阴影中一切发白的东西。

夜间满天星斗，但次日天色阴沉，谢天谢地，不然的话

话，三月里光彩夺目的白昼真让人无法对付，不是你，而是它成了你的主人。

白桦冷得发抖

整整一夜狂风怒吼，在屋里可以听到水滴滴落的声音。早上并不太冷：一会儿太阳探出头来，一会儿乌云密集，雪籽犹如从口袋里撒出的一般。云在空中疾驰，白桦摇摆摇摆，冷得发抖。

静 静 的 雪

谈到寂静，人们常说：“比水还静，比草还低”。但是还有什么能比正在飘落的雪花更静呢？昨天整整一天都在下雪；仿佛是它从天上带来了寂静。

这纯洁的雪，在纯洁的三月的光辉中，用它婴儿般的丰满造成了这笼罩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的寂静。一切声音只不过是增强寂静的效果：雄鸡高唱，乌鸦聒噪，啄木鸟仿佛在擂鼓，松鸦歌声婉转，但这一切只是使周围显得更静。

多么寂静，多么美好，似乎觉得，你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在明显地增长，仿佛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那里既没有风，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之中。

活 了 的 枞 树

上面只见一片积雪，但由于阳光的作用，看不见的小

水珠向下渗透到小树枝和雪接触的地方。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水冲洗着树枝，雪从枝头跌落到另一根树枝上。小水滴从一枝落向另一枝，针叶微微颤动，由于雪和水滴，整棵枞树仿佛活动起来，激动不安，微微颤抖，光彩四射。

迎着太阳从枞树后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雪 下 的 河

河是那么白，全都覆盖着积雪，只有根据岸上的灌木丛才能辨认出河岸。但有一条明显的小路，蜿蜒曲折通过河面。不过因为白天雪下有水的时候有人从这儿走过，水流进他的脚印，结成了冰，现在从远处可以看得出小路，但在上面走，冰却很脆，一踩就碎。

和妇女们的谈话

晚餐时，两位姑娘坐到我的桌边。

“为什么在您的书里有一种让人觉得亲切的感觉呢？您爱人类吗？”一位姑娘问。

“不，”我回答，“我不是爱人，而是爱语言，我总是和语言接近，而和语言接近的人，他也就接近人的心灵了。”

和妇女们谈得十分投机。

“跟您很容易谈得来，”她们说，“仿佛您也是个女人。”

“当然啦，”我回答，“要知道，我也是在生产啊。”

思想也像有生命的孩子一样，是诞生出来的，在问世

之前，也要孕育很长时间。

温暖的林间空地

当你进入森林，一切都变得那么寂静，最后，阳光射进风吹不到的林间空地，使积雪渐渐松软。

四周白桦茂密，枝条呈栗色；透过白桦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清澈如洗，一朵朵透明的白云掠过碧空，仿佛有人在抽烟，竭力想吐烟圈，可是总吐不成。

棕鸟飞来了

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洒满天空，犹如金光闪闪的玻璃。沿岸的冰已经融化，水面越来越宽，已经可以看出，冰漂浮在水上，虽然肉眼看不清，但正在悄悄地隆起。

杜尼纳^①的树上已经有棕鸟了，一些小小的朱顶雀也已飞来，树上落了很多，正在唱歌。

我们寻找该在哪儿安家——买一所别墅，而且是那么认真，似乎确实有些打算，但同时心里却又暗暗地想：我一生都在寻找该在哪儿安家，每年春天都要在什么地方买一所房子，而春天正在逝去，鸟儿们已在孵雏，童话也随之渐渐消失了。

天越美，大自然就越是坚决地向我们挑战，挑逗说：天嘛，倒是不错，可你呢？大家都在应战——各人有各人的方式。

^①杜尼纳，村名。普里什文的晚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这方面最幸福的是画家们。

追 随

有这样的情况，某人在积雪很深的雪地里穿过，结果他并不是白费力气。另一个人怀着感激之情顺着他的脚印走过去，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于是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条新出现的小路。就这样，由于一个人，整整一冬就有了一条冬天的道路。

可是有时候一个人走过去了，脚印白白留在那里，再没有任何人踏着他的足迹走过，于是风吹起地上的雪，掩盖了它，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大地上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如此：往往是付出同样的劳动，运气却并不相同。

心 醉 的 人

霞光比婴儿的小脸蛋儿还要娇艳，在寂静中，水滴悄悄地滴落下来，在阳台上间歇而有节奏地哒哒地敲打着……一个人心驰神往，站起来，走了出去，衷心向飞过的小鸟致意：“你好，亲爱的！”而它也在回答他的问候。

它向所有的人致意，不过懂得小鸟问候的，只有心醉的人。

爱 的 起 源

花园里百花盛开，每个人都在花园里饱餐花香。人有

时也好似百花盛开的花园——他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爱的怀抱之中。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她爱大家，爱每一个人，但不为任何人花费。当然这还不是爱，这多半是心灵原封未动的宝藏埋藏在心底，而爱正是从心灵发源的。

爱的起源在于关心，然后是选择，然后是成就，因为无所事事的爱是毫无希望的。

然而我觉得，发源于百花盛开的花园的爱，好像一条小溪——爱的小溪经受过必不可免的考验，理应流入大洋，大洋犹如百花盛开的花园，它所以存在，正是为了大家，为了每一个人。

疲 倦

在树林里走了很久，大概开始觉得累了。我的思想渐渐平静下来，离开树林，回家去了。

骤然间我觉得自己突然心情愉快，精神也变得高尚了，我环顾四周，看到这是树木变得高大起来，挺拔、美观的树以其向上生长的意志感染了我，使我也感到了精神振奋了。

幸 福

昨天我在公园里被妇女们包围了，她们认出了我，于是表示对我的爱戴之意。

“您大概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吧？”有一个问。

“不会不受欺凌的，”我回答，“不过对我来说，幸福

不在于童年，而在于我避免了自己所受的欺凌。”

我们大家都应舔净自己的伤口。伤口愈合了，也就幸福了。我们应该创造自己的幸福。

不错，幸福当然是必需的，不过是什么样的幸福呢？有一种幸福，纯属偶然，这就不要谈它了吧。多想让幸福的到来就像建立功勋一样啊。

你看，我的朋友，这当然是我的幸福。不过难道我还不配得到它吗！从多么遥远的年代以前我就为了这样的幸福而备受煎熬，有多少岁月我在顽强的劳动中避开我个人所受的欺凌，我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可是我什么没有忍受过啊！

不，不！我是应分得到自己的幸福的，如果每个人都能作出这么大的努力，以避免自己所受的欺凌，那么几乎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我说“几乎”，因为并不是全部生命之力都能集中在自己手里，所以人们才说“没运气”，或者“谁也没有把握说绝不会乞讨，绝不会坐牢。”

人们的幸福有时会“出现”，而欢乐却只能获得。

蘑菇也会走路

秋深了。枞树幼林上撒满了白桦树的小小金币和杨树的红色奖章。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森林里也仿佛处在黄昏时分，加以落叶纷纷，使人看不见灰色、红色和黄色的菌伞。

“有蘑菇吗？我问护林员的小女儿。

“有毛头乳菌，松乳菌，牛肝菌。”

“白蘑菇呢？”

“也有白蘑菇，只是眼下天冷了，白蘑菇都搬到枞树底下去了。白桦树下面您找也用不着找——都在枞树底下哩。”

“它们怎么能搬家呢，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蘑菇走路啊？”

小姑娘慌了，但突然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作了个狡黠的鬼脸，回答我说：

“它们是在夜里走路啊，我怎么能在夜里看到它们呢？这是谁也看不见的。”

我们的事情

初寒突然袭来，但不知从空中什么地方正在落下雨滴。大雨滴在水里变成泡沫，和匆匆流动的雾气一起沿河顺流而去。

莫斯科河就这样在盥洗了。

我久久沉思默想地站在河边，考虑自己冬天的事情，猛一回头，看到就在我身旁，也是在水边上，停着一只小鹬，它也在沉思，大概是在考虑它遥远的旅途吧。

我的事情在城市里，而它的——是在温暖的远方。

幸福的钥匙

对汽车的兴趣和对大自然的兴趣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可以打猎的地方越来越远，得驱车前去……所以，在大自

然中的什么地方觉得自由或幸福，而口袋里的汽车钥匙仿佛也就是通向幸福的钥匙了。

1947 年

我的诗是我和人的友谊的记录，由此可见，我的行为是：我写——也就是说，我爱。

读 者

在一个美丽的地方，从前有一条长凳。现在只剩下两根相当粗的凳子腿，也可以在上面坐坐。我坐在一根凳子腿上。我的朋友坐在另一根上。我掏出笔记本，动手写作。我的这位朋友，你们是看不见的，我自己也看不见他，只是知道，有他这么个人——这是我的读者，我就是为了他写作，如果没有他，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有时你把写好的东西读给什么人听，他问：

“这是为哪些读者写的？”

“为自己的。”我回答。

“我懂，”他说，“可是对大家来说这不可理解。”

“起初，”我说，“自己的读者了解，以后他再告诉大家。对我来说，只要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读者能够了解就可以了，而他好比是全世界的一面魔法棱镜。他是存在的，所以我在写作。”

我的诗就是和这位神奇的读者——人的友谊的记录。我写，也就是说，我爱。

诗

我的诗，我献给人们的那种形式的诗，是我纪念我的母亲、纪念其他俄罗斯好人的良好行为的结果。我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我的文学作品就是我的行为的形象。

我认为，诗是形成个性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所固有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适合其天性的那种事情的诗人。

然而不可能由来自外部的作用来解放一个人内心的精神力量：来自外部的社会力量会起良好的作用，但它必须和每个人对待自己的相应的内心行为互相配合起来。

也许，我们称之为“诗”的东西，就是能解放创造力的、我们个人行为形象吧。

乐观的力量

人们的思想里对许多事物往往有种种怀疑的想法，但它们却是肯定见解的预兆：一个人私下里疑惑不决，但到了别人面前，已经具有自己的肯定见解了。这就像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不幸，坚强的人很容易忍受着它，也像对待怀疑一样，在人前隐瞒着它。

然而经过失败，当欢乐到来的时候，却总觉得，所以会有欢乐，并不单是为了自己，这欢乐也是为了大家的。于是欣喜而幸福的人就擂起鼓来。

所以，怀疑，失败，不幸，丑——这一切都是独自忍受着，隐瞒着，并逐渐消失。而肯定的见解，发现，成功，

胜利，美，人的诞生——这一切却像小溪样汇合到一起，形成乐观的力量。

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写作的才能时，我是那样高兴，以后很久，我一直深信，似乎我为每个不幸的人、孤独的人找到了一条通往人间、通向世界的快乐的出路。于是这一发现就成为乐观的基础，我的一切作品都是奉献给它的。

为了爱的斗争

当智慧和善良在心灵中结合为一体，专注于某一事物时，那么这就是爱；一个善良而聪明的人，他的全部问题都归结为一点，——他应该爱谁？

爱就意味着去做。

美的诞生

没有粪就种不出玫瑰，但诗人仍然只赞美玫瑰，而不赞美粪，也就是肥料。应当展示玫瑰本身，也稍许留下一点腐臭变质的粪，为的是指出，美的近旁是善，紧挨着自由的，是它从其中挣脱出来的必需。

原来我现在所写的是，有一个崇高的愿望：为了别人献出自己的心，而让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善！

“思想，思想，”当我还年轻，还是个大学生的時候，有一次我的姑母叶塞尼娅对我说：“思想有什么好处？”

“姑妈，您是怎样理解这些思想的呢？”

“怎样理解吗？就像抽烟的人从嘴里喷出的烟圈。把它们抓住，套到一根小棍儿上去：一个圈向着善，另一个向着恶。每个人灵魂里都有这么一根小棍儿，每个人都往自己的小棍儿上套上善和恶的小圈儿。问题也在于这根小棍儿，而不单在于思想。思想本身反正跟烟一样，所以我才跟你说：‘思想，思想，思想有什么好处？’”

有力量控制——恶本身也会变为善。生活使然！没有力量——善也会变为恶。懂了吗，朋友？

有一位姑娘看了我的《欢乐的学校》，前来问我：

“您的这所学校真的存在吗？”

“既然您来了，它就是存在的，您为什么来呢？”

“我带了些诗来。”

“哈，可见它是存在的！您常写诗，从事这个工作吗？”

“不，我是搞金属冷加工的。”

成 熟

只是现在我才开始看到自己。对此，我是这样想的，大概，需要向上生长很久很久，才能不把自己看作自己，而是作为旁观者从一旁客观地进行观察，似乎一个人成熟了，于是也就脱离了自己。

对于岸的担心

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的母亲，一个商人的女儿，住在贵族的庄园里，好比被投入水中的陆地上的生物，被

投入人生，而她只有唯一一条神圣的遗训：“游吧！”她遵照遗训游着，突然去世了，终于没能看到岸。

我的心里也有这继承来的对于岸的担心。母亲只不过天真地游，期待着岸。而这模模糊糊的对于岸的追求，作为一种天性，却把读者们吸引到我这里来了：“他正在往什么地方游，让我们也跟着他游吧。”

春 天

我正在做什么，大自然中的一切，我什么也没看到，对什么也不理会。然而感觉到，有一位我期待的人就在我的身边，一想到他，一切就都变得那么美好。

有时，不知为什么事情总不顺手，结果也不好，同时却能感觉到什么美好的东西，而一想到这美好的东西，你立刻就会明白：这是春天。

在 城 里

我由自己身上感觉到，城外田野里，积雪下面已经出现了水，小溪正在寻找通往河里去的道路，冰正在渐渐隆起。

汽车正在进行修理，我不能在那里看到这一切，但也许正是因此，我才在这里，在自己身上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切。

母亲——大自然

我问两位妇女，其中一位带着一个男孩，另一位是独

身一人：

“在分娩的时候谁更近似大自然——是母亲呢，还是婴儿？”

带男孩的妇女回答：婴儿。单身妇女回答：母亲。

“显然，”第一位说：“人们都说，婴儿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清，什么都不懂，他当然更近似大自然了。”

“你是这样来理解大自然，”第二位回答说：“似乎大自然又聋又瞎吗？大自然中一切具备。而这只有和大自然十分相似的人才能懂得。正在分娩的妇女最近似大自然：她在一方面甚至就是大自然本身，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她本身又是人。”

常春藤

凉爽，寂静，阴沉。嫩芽在白桦树上舒展开，于是停住不动了。秋播地里一片浓绿。羊群正在休耕地里漫步。

稠李的枝条上缠着寄生植物常春藤的枯叶。但初生的嫩叶已经挂满枝头。这香气馥郁的稠李和寄生物结合在一起，叫人看着心情抑郁。不过没关系，不久绿叶和纯洁的花朵就将把寄生物遮盖起来。

而且还要这么说：在这儿，在稠李身上，生命的欢乐正在以繁花盛开的形式获得胜利。

创 作

爱情本身包含有新人诞生和成长的可能性，即使相爱的人并未生育血肉之躯的孩子，我们反正还是要根据他们